

银杏

徐中玉

2017年10月10日

总第113期

指导老师:王志

黄平

赵景玮

王培茗

主 编:郁帆尘

执行主编:沈静天

副主编:佟伯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

《银杏》编辑部编辑出版



采访实录

——江西支教领队赵景玮老师



(记者 罗欣雨 撰稿 唐潘)

罗:您是第一次去江西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您对南山中心小学的第一印象如何?

赵:对,第一次去江西。支教出发前学校就说我们不去“县”这一级的地方,我们去的一定是偏远山区。一开始我们对这个“偏远山区”的理解还不是很清晰,后来我们先到的是江西上饶的玉山县,大概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小学。学校在山里,我们得先走很长很长的盘山路,半山腰就是玉山县南山乡,附近都是山,山中就一个小学。

罗:那就是说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太好?

赵:基础设施其实还是挺好的,教育部对偏远山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是很大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除了没有空调,像投影仪、音响、灯光和操场都很完备,另外琴房、绘画室之类的他们都有,但是相关的专业老师非常缺,基本上很少有老师带他们上课。

罗:我们这次派出的支教队伍是怎样的呢?

赵:这次的支教队伍主要是中文系的本科生。当时是在13-16级中招募的,大概有二十多位同学报名,然后我们考虑到大家的时间安排,进行了一些筛选,最后确定了13名同学。

罗:我们支教队成员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呢?

赵:我们的课表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个安排。我们是中文系的支教队,但肯定不是天天上语文课。我们根据支教同学各自的爱好和特长,做了一个分工:有趣味数学、文学吟诵、古代神话、天文地理类的课程等,每个人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不交叉,很丰富。

罗:那我们这些课程是作为孩子们的暑期课程吗?

赵:当地希望我们为孩子们开一些拓展性的课程,而不是办成一个补习班。所以我们开设的课就不是依着教材,更多的是发散性的、开放性的课。

罗:支教队和当地的老师、家长有什么交流沟通吗?

赵:和老师们都有交流,当地学校安排了四个老师来协助我们的日常管理。因为在暑期,当地的学生来学校上课面临着一定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山路就非常不好走。我们和家长也有一些接触,但是当地的方言我们不是很能懂,当然我们能够感觉到当地的家长对我们非常认可,也很热情。比如就在我们开班之后,还有很多家长问我们能不能再加一个班。

罗:在这个支教过程中有发生什么让您觉得很难忘的事情吗?

赵:应该说有很多吧,很多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比如15级的张任飞同学,他之前在班上应该算是不那么合群的一个学生。一开始带他来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顾虑的,不知道他能不能融入到这个团队中来。但是他的表现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给孩子们上武术课,学生都非常地喜欢他,那些小孩子们都愿意黏着他,有的小男生还抱着他,挂在他身上。他和小孩子的互动,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改变了很多我对他的看法,这个支教过程也是他自己的成长。还有天文探索课的那个小火箭,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大飞(14级李孟飞同学)在下面踩充气泵,小火箭“嗖”的一下就飞上去,飞到比

四楼还高。当时所有的小孩子和家长都在操场上,大家就突然“哇”的一声叫出来,觉得非常惊奇。我们还带了航拍机过去,告诉学生们说和航拍机打招呼,所有的小朋友一下子都在那儿招手,那一幕就特别美好。后来还有感恩班会课,我们支教的同学分享了她自己家里的故事,很多小孩子都听哭了,也有很多学生讲述了他们自己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孩子们讲着讲着就自己开始哭。这些点滴的事情都让我们很触动。

罗:那在支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比如说小孩子闹情绪不配合?

赵:当地的组织机构组织得很好,这批学生素质非常好,整体的反映也很不错。如果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地的气温太高,我们去的时候有40多度的高温,而那里没有空调,我们支教队就得慢慢适应。大家一开始在宿舍很难睡着,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唯一有空调的会议室睡觉。男生们都睡在椅子上,女生就在地板上铺一个凉席。

罗:我记得在电影《天那边》里,去乡村支教实践的女大学生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当地老师的欢迎,原因就是支教老师通常只能待一个学期或者更短时间,离别的时候会对原本就是留守儿童的学生造成更深的心理创伤。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赵:我们的支教时间肯定不会很长,它和去乡村当老师是不一样的,支教是一种补充常规教学的形式。我认为,学生的学习不单是在于老师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老师引导学生做了什么。支教老师为当地孩子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带去了新的理念,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学生们从中也可以受益很多。而且对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需要这种多层次的关怀,这不是一位老师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以时间长短和工作量来衡量支教的价值。

赤心不变

(记者 罗欣雨)2017年夏天,一辆载着十四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支教队队员的大巴车开进了江西玉山,走过七拐八弯的山路,绕过泛着粼粼波光的水库以及陡峭的山崖后,到达了南山中心小学,也就是此次支教活动的目的地。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一起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十个支教日。

一提起支教,很多人联想到的或许是泥泞的小路、破旧不堪的木屋、暗淡的灯光以及落后的教学资源。如果适逢夏日,又会联想到蚊虫叮咬与汗流浹背的窘迫。那么现实果真如此吗?在我们对支教队的采访当中,支教成员汪伊表示,“学校的硬件设施其实还是不错的,投影仪、琴房、绘画室等一应俱全,我们的房间里都有风扇,山里晚上也不是很热,出了汗晚上洗个冷水澡,也是可以接受的。”他还说,当地学校伙食丰盛,领导时不时地还会带着水果慰问支教成员们。

提起教学上的困难,汪伊同学认为,由于是第一次教这个年龄的小朋友,所以遇见了一些挑战,如教学内容对小朋友是否枯燥?一节课如何才能使小朋友注意力集中?这些都是值得琢磨的地方,所以一开始也是想着要去适应这些小朋友的脾气。“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一起讨论在教学当中遇见的问题,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这样一来,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来越适应了。”由于此次参加暑期课程的小朋友都是经过老师筛选出来的优秀同学,所以也并不存在极端的沟通困难,大多数的孩子们活泼开朗,对待学习认真仔细,非常投入老师们的课堂。

在支教的十天里,成员们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彼此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这样的探讨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教学水平,更增进了彼此之间

的友谊。年轻的心总是相近,小小的会议室里装载着的又岂止是教学内容?“我们刚开始上课的第一天晚上,在讨论好了备课的事情之后,就开始愉快地玩起游戏来,那天晚上我们都互相交流了很多,大家坦诚地讲了不少故事,很快乐也很轻松。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次支教很重要的部分。”汪伊同学如此说道。

“后面我已经结课了嘛,有一个小朋友跑来问我,汪老师,我们还不上语文课呀?”提起令人难忘的事情,汪伊同学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能有一个小朋友对学习有了兴趣,我也是成功的了。”

“后来我在课上对他们说,读书就像是逛花园,我只是把你们领到门口,希望你们自己把门打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断地在脑海中想象小朋友们听了这番话后的神情。或许是全然不知的茫然,或许是懵懵懂懂的疑惑,或许有一二年龄稍长的同学听懂了汪老师



的话,在下次翻开书本的时候,产生一种全新的奇异感。“那次我给他们讲的《牡丹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不知道他们能记住多少我说的话,但是希望能在他们心里播种下一种对知识的渴望。”

前几年,有一篇引起社会热议的文章“哥哥姐姐们,请你们不要再来支教了”。文章中提到

“每年在假期,你们带着大包小包结伴而来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我们不得不放弃亲近大地,呼吸蓝天的机会,放弃为自己的父母干点农活的机会,放弃踏踏实实地锻炼一下我们筋骨的机会,去倾听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接受你们传授知识的火花。”似乎支教这样一件在我们和家长看来都是对孩子有好处的事情,孩子们自己却也许并不乐意,支教的获益者也从孩子们更多的变成了去支教的“我们”。

但在今天看来,我们组织暑期短短十天支教活动的目的,并不只是单纯地要教授孩子们具体的知识,也并不是单纯地培养成员们的教学技能。我们的支教活动更像是一次知识启蒙夏令营,启发孩子们学习知识的欲望,并带给他们山那边的新奇以及走出这山的动力。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让他们认识到书本里有一个世界,书本外亦有一个世界,并且这两个世界能够彼此吸收、彼此融合,带给他们无穷的欢欣。

“我们的这种支教活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流,这种交流或许能够帮助他们拥有更加完善的性格。”采访的最后,汪伊同学这样总结道。

真诚地祝愿孩子们能够拥有美好而澄澈的童年,也祝愿所有怀揣着一腔热血加入到支教行列的小老师们永远葆有赤子之心。

